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一

餘姚黄宗羲編

序二十二

著述

于司直金石志序　金鉉

歐陽子記峴山謂元凱銘功二石一投漢淵一置山上是知陵谷有遷而不知石有時磨滅也余謂未然人生世上果有篤志真氣結之金石間則長物可頼之得壽

又况險亦致之深亦探之古今不乏嗜奇人哉廼每語同志及金石文字皆茫茫不知所從出抱殘守缺自古慨之疑歐陽子之言其殆是歟而集古一錄亟亟為之不置者又何說也毋亦惜其變而思以留之與抑中有不變者存而天假奇人以為之表與余質司直司直曰否歐陽子磨滅之云誠有感于卓人異士作不刋業者為末世傖父姤子埋沒無極故作此語非有憾於頑石也此正與作集古書同一遐想爾吾儕生雖晚豈可為古達者譏遂相與為

僻盟博覽金石文於天下盟曰胝所及雖險巖幽壑畢力求之舌所及雖莌人妝子詳悉咨之有不如約者代為六一居士鳴鼓而攻之然猶恨鬱鬱居此未即為輕舉徑度周海内酬若大願司直因綜其目若干卷用廣碌碌腐册者之胸且以為徼奇檄代吾胝吾舌之所不及也司直每謂吾儕學問文章皆宜同金石壽此編成若金石且不能同明晦亦足以見一斑乎其風雅卓然實永叔後一人矣

詩經偶箋自引　萬時華

余僻處而無心家世業詩閒居偶有所見隨手識之義類不能深也跧伏既久忽復成書題之曰偶箋子夏讀書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子尚以為見其表未見其裏子曰吾嘗悉心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詩之精微如是夫偶於詩亦何有哉然今之君子誦詩而蔽皆未必以偶失之詩雖埒之五經而旨與他經異或近之而遠或淺之而深或顯之而隱或笑之而嘆或反而正令

之君子知詩為經不知詩之為詩一蔽也謝太傅嘗問語從毛詩何句最佳遏以楊柳依依對公所賞乃在訏謨定命遠猶辰告之語譚友夏亦言讀詩不能使國風與雅頌同趣且覺雅頌更於國風有味易入使入終是讀書者之病今之君子少此玄致二蔽也至於因經有傳而逐傳者迷經因傳而生訓詁而襲訓詁者迷傳塾師講堂輾轉訛謬夫古人之唱嘆淫佚神境超忽而必欲硬提其字句以為綱强疏其支派以為斷千年風雅

幾為迂拙腐陋之書嗟乎蔽又甚矣孟子之論說詩以意逆志夫千載之上千載之下何從逆之大都目光所止古人妙理相遭無故之中作詩者之志或偶而靈讀詩者之意或偶而動天下之不可力取而偶或遇之者惟物之精微者為然也癸酉中和節時華自識

周太僕四書解序　章世純

夫聰明所起始於天地明出於日月聰出於空虛天地得全而人分之不肯讓天地各以其見相通取合以有

其能所以可通則以言矣言可遠行則以書矣書者言之迹言者智之輿以此取通聖人之始為之葢其難也五方之人各以其聲命事物雜然而來如鳥鳴獸語紛互舛拗啟行之音則有爰維夸誕指事之辭則有彼其之斯轉注之響則有若乃於厥止息之韻則有忌只矣兮是非之應則有然否喻咈如是之類五方詭趨王者考文因並用以取通因相通而取喻然而冀州之聖人出則朔北之語常為主安邑亳都之聖人出則中土之説

時為君岐雍之聖人出則西方之言又為帝而時代推移語音互扭因訛成變假借用煩加以木策竹簡約文便書於是何之為假益之為溢弒別上下戰分征討或聖賢之所定或民用之所安而何之求通又以多成隔則非一聖人之制所可已於是又有聖人者出為之爾雅以總其類春秋左氏發凡言例以括其義釋詁之學後為賈鄭馬顏發義之文後為周程張朱是則詩書為之舟楫而之數君子者則其長年三老撐拽運篙而使

之吳之越者也由此觀之古今訓解之學歸於通之而已矣歸於明之而已矣作者不能盡明其意固不為作者矣讀者不能明作者之意則固不為讀者矣而因於爵祿而為士者多因於士多而解說者衆因於解說者衆而隙中觀鬭水面測河紛紜益甚以解晦書以傳覆經周程張朱之徒復為周程張朱之賊矣今太樸氏一起而正之一篇之中先舉大義則周程張朱之志也一句之中字為表白則賈馬鄭顔之業也合為之譯以盡其

起承轉結之趣則又令制藝代言之體也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以其孑孑使人孑孑手指之中挈日月而行而使天下後世目有視而耳有聞此真可以通今古之隔而爭天地之能者與

兩朝詩選序　尹民興

陳皇士以兩朝詩選屬敘於興興拱手而曰水有坊激而成波人有坊激而著節禮教者民之坊也壞坊毀教滔滔之水放諸壑夫子惓然矣昔者聖王不競才力惟

是古禮古樂謹諸膠序使民習安而悅豫守其禮樂若
上𣊓之獲犆也豈復更造辟違之戾節以梟亂天下哉
求之於此取之於彼所謂國之神氣也先髙皇洞暢此
意斬刈不義之後即選儒臣明修禮憲然後孝子忠臣
祇敬而有所至矣故靖難之日誅殛淫苛其視落肌如
委土耳追之議禮建儲肉飛階殿而不悔夫豈有所跂
預哉各悅其心之甚安也當是時衆心如藩悖節不起
玄紘天下不在金版六韜而在升降揖讓之中是至一

至逸之術也有治畸𣧑者抉毀先坊優奨馮道品選古蹟獨賛狄公若曰是不蠡盤盂而安人家國者夫民之趨利張乎不可遏也先王纆之以禮刦之以義抗之以美名炤之以禍災而民猶有竊發者今哆然大號曰禮義不足偈名禍不足規也是猶廢垣隳墉而招盜賊入室也民將何所不至乎卒之醜客釀奸孛孽凶逆兩朝巨公卿詘要撓摑婉乎婦女者豈盡安恣耶禽獸之行亦或持之有故趨利若鶩頊忌臣節也畀畀之徒毋足

論假之老狐之毒未衰五王之烈不著奪褁鄙事何裨七尺之孤事有裨於一時而不足著冰防者君子不由也中行穆子不受鼓降懼賈貳於邊鄙况治國安君大事哉一夫之言猾諸夏言不可以不慎矣烈皇帝握操健斧鋤逆章奸若得三四名弼夾輔其間自然迅發如霆剪除芟蔓乃至旋睇無人姑示之鎮靜魏客田崔咸逸顯戮而諸彪虎多逸山林諸君子又不潔身靖共媚於明主既滋小人口實日夜讒搆而明主亦漸薄之於

是追維逆孽邪黨雜進是以敝裘不足衣藉虎豹之毛欲蔽其體也其不厎於傷害者幾何矣兩朝之禍始於破先王之坊終於樹坊不峻無所憚懼也不憚懼則敢妄行如南行者無所期何能不北走也哉兩朝遺詩固猶先王之憲民而德教之先聲也誦其愿慤𦫿澆可敦焉誦其隅方撓挑可息焉誦其隆高卑陬可作焉誦其端直旁僻可化焉以砥狂夫之說瀾而存法崕於虧缺之後雖曰聲歌非小補矣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一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二　　　　餘姚黄宗羲編

序二十三

著述

# 畸人傳序　闕名

嗚呼誤天下者其庸人乎庸人者屈原所謂黨人也原之言曰黨人之鄙固兮不知余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又曰誹俊疑傑兮固庸態也始於誹疑卒於鄙固始於鄙固

卒於陷滯嗚呼黨人之庸至此乎方其毛舉鷙擊樹幟護

籬自不謂鄙也脫手營官身勢迅滑如彈丸自不謂固也一

旦海波蕩嶽坐失千金之壺盡罹滅頂之凶有拔足崩流掉萬

石之載而晉安瀾者乎身尾既濡神魄枯落於時則藏身狗

竇抱頤雞栖輸金緩死媒女進身破族屠宗賣交刃主無不

可為所謂庸人者遂為大逆窮凶極險之人矣究其蹠矢負

塗辭濯無策雖續殘喘故行尸耳不謂之庸可哉天下已受

庸人之禍而後思畸人以救之亦已晚矣鑪敗則滅而更鑄

㢛傾則撤而更新人弊矣弊可救弊乎新莽之篡世盡
淪汙德已而歌則歌以十百萬罪已而哭則哭以十百
萬人心狂酲天日幾晦倏而鄧馮寇賈有隕自天禄山
之叛海內風偃倏而顏張李郭為海峯天柱漢室之衰
羣豪並起未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說也而荀彧忽倡
之未有保江東極長江而據之之說也而魯肅忽倡之
未有跨荆益撫苗獠據荆州以向宛洛出秦川以向長
安之說也而孔明忽發之亦奇矣哉殆天啟其聰而非

人所與慮也是之謂畸人也故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反之則庸人者畸於天而侔於人矣天所不許而欲薰爨停囚任爲蕭管獎誘凶逆委諸廓清攻羅豺狼寄以民社是以脂濯垢而鴆解酲眇相眇而跛相跛也覆前車者庸人而推後轂者又庸人輾轉陷滯哀斯人之上坎無時矣豈非庸種滋蔓耘鋤失計乎今夫纖餌畢命者留魚也一限待弋者洲鶩也覆粟而呼者雀侶也悅草而鳴者麋羣也庸人之唼汙誤梁呼羣圖活則

亦雀鶩魚麋之智矣是披羊之客所以癡啞乎莱傭而墜驢之叟尚假寐而不願醒也哉

名士傳序　闕名

孟氏問楊朱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為貴為死為子孫名奚益於子孫乎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乘其名者潤兼宗黨況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為名者必身為的的斯射三者何用於富貴與死哉實名貧偽名富也實名賤偽名貴

也實名死僞名生也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名實散亂於是公孫龍疾而思正之假物取譬以守白辯謂白馬為非馬也其言曰白名色馬名形形非色色非形也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為物非也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同時好辯者桓子惠施之流則又演其說曰狗非犬犬可為羊也白狗黑黄馬驪牛三也狗馬之說駘蕩益怪而名實愈亂故劉晝曰名彌假而實愈反則廻犬似人轉白為黑矣今

猎犬似人不類也類推以象謂犬似玃玃似狚狚似人則犬似人矣吾為正其説曰狗亦馬馬亦狗狗馬亦人此其情也情形之背也無算矣合以為物而無疑者名實眩也梟名曰鸞莎名曰芝跖名曰夷嫫名曰施褒妲名曰姜姒墦壟名曰園綺商臣許止名曰舜文莽操懿溫名曰周伊殷房名曰管樂臣僕名曰微箕鳴乎以是名名之可不以是士士之乎華乎魚褚彦回其士名也而逼母后賣故主者其實也王夷甫沈休文其士名也

而乞命胡羯勸稱尊號者其實也蘇叔黨趙子昂其士名也而被裒閹門忘宗事仇者其實也故漢士尊名駢首爭死糜身湛族而不辭輓士修名鼠首偷生獻室屠親而不憤以此為富貴即富貴矣以此為死即不死矣以此為非狗馬即非狗馬矣又何以曰狗非犬馬非馬名非士士非名也乎故天下之至眩者莫甚於狗馬與名也此公孫龍桓子惠施之流所不及辨也作名士傳

第闕

忠義傳序 闕名

公孫述刃而刦王皓皓曰犬馬猶識主而況於人乎遂伏劔以死付使者夫皓以為人之報主甚於犬馬也今翩然反之則曰人猶不識主而況犬馬乎此一悖也凡物性近於人者人必憐愛之談反哺跪乳蜂臣蟻國之事於昏暴之前未甞不温肅以聽也至有談馬能殉節犬能復仇者雖商臣許止莽操懿温猶交口而賛其善也今指士大夫而曰爾為曾閔爾為龍比爾為顔常山

嵇侍中則逡廵而額濕莫或敢任者是以懿德奉犬馬而以凶德自居也此一悖也或見怪焉秦犬逃而守齊門魏馬逋而負燕客則共恨爲妖矣甚且言飼犬而噬其翁修廐而齧其主者雖非同室猶痛其不祥而協力磔裂之也令馳人之車者乃反銜而攻其域食人之祿者藉糧而攘其土則又以惠廸戒犬馬而以逆惡自蔽也此一悖也之三悖者天下必於沐矣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反之爲言猶惑易也茹不潔以爲薌攫腥血以爲

旨也毀膚髮以為修易家室以為禮也摧城之哭以為笑湧濤之怒以為喜聲罪之檄以為醫齧舌噴血之駡以為蠅聲之過耳其談貞臣恭子義友烈婦者則以為醒狂而晝鬼也於是舍其沐人而陳忠義於犬馬豈謂狗馬亦可談忠義哉自吾之意以為無忠義則亦不可為狗馬而已何也無忠義則如豺狼之不可嚮邇而虺蜴之不可暱就夫人防豺狼虺蜴而不虞狗馬則以其忠義足恃也假令犬馬而為崔杼趙盾者乘主人之醉

寐登牀而解其體家相戒而户扃之犬馬其無噍類矣假令犬馬而為張柔張弘範蒲壽庚孫勝夫呂文煥劉整者連萃異族而覆主人之廟社逼孤幼於滄波則主人之邦族亦豈有孑遺哉故曰無忠義必不可以為犬馬也我故揚犬馬於人而比類言之支離言之含心包垢而言之也嗚乎此故子慶所不能哭士龍所不能笑劉四法秀所不能罵而談天炙轂所不能謔者我猶喋喋然傳之沐之人其以我為匪人也作忠義狗馬傳第

二十七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二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三

餘姚黄宗羲編

序二十四

文集

徐教授文集序　宋濂

曹丕有言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其故何哉夫山之巍然有時而崩也川之泓然有時而竭也金與石至固且堅亦有時而銷泐也文辭所寄不越乎竹素之間而謂其

能不朽者蓋天地之間有形則弊文者道之所寓也道無形也其能致不朽也宜哉是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聖賢聖賢之歿道在六經凡存心養性之理窮神知化之方天人應感之機治忽存亡之候莫不畢書之皇極賴之以建彝倫賴之以叙人心賴之以正此豈細故也哉後之立言者必期無背于經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是故揚沙走石飄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佹誕不經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

間濮上危絃促管徒使五音繁會而淫靡過度者非文也情緣憤怒辭專譏訕怨尤勃興和順不足者非文也縱橫捭闔飾非助邪而務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瘠苦澁棘喉滯吻讀之不復可句者非文也庾辭隱語雜以詼諧者非文也事類失倫序例弗謹黃鐘與瓦釜並陳春穠與秋枯並出雜亂無章刺眯人目者非文也臭腐闒茸厭厭不振如下里衣裝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類不能徧舉也必也旋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闔闢如

陰陽變化如風霆妙用同乎鬼神大之用天下國家小而爲天下國家用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故所貴乎文者前乎千萬世而不見其始後乎千萬世而不知其終有不可一刻而離去者其能致不朽也宜哉丕也惡足以知之徒以魯國孔融等七子學無所遺辭無所假足以令聲名傳後而已安知其文哉傳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則文之至者也文之至者文外無道道外無文粲然載于道德仁義

之言者即道也秩然見諸禮樂刑政之具者即文也道積于厥躬文不期工而自工不務明道縱若蠹魚出入于方册間雖至老死無片言可以返道也夫自孟氏既没世不復有文賈長沙董江都太史遷得其皮膚韓吏部歐陽少師得其骨骼舂陵河南横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觀五夫子之所著妙斡造化而弗違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經之文也文至于六經至矣盡矣

其始無愧于文矣乎世之立言者奈何背而去之吾友天台徐君大章賦資絕倫自少學文即期以載道非六經所存不復輕寘念慮于其間含積既久赫然以文名江南洪武中嘗召入史館修大明日歷遂出教授武林日以横經講道爲事遠近生徒莫不趨之猶水之赴壑當修日歷時予適爲之總裁每與大章論文竊嘆今之作者何其與古異也大章深以予之言為然去歲過武林獲覩其文集若干卷今山居多暇因狥大章門人之

請漫爲序其篇端嗚呼世有豪傑之士知文與道非二致者必以余說爲不謬苟非其人則以好高尚誇尤之矣予一聽焉無事乎辨也

葉夷仲文集序　宋濂

臨海葉君夷仲宋丞相西澗先生族諸孫也夷仲生有異資其文辭之進如榮木升而春濤長日新月盛蓋未已也頃由茂才舉于鄉奉使安南不辱君命以功擢高唐州判官轉知睢寧縣爲學猶孳孳不懈其弟廣武衛

知事惠仲類集成編鳌爲若干卷來徵予序請至六七而不倦予齒加長志氣摧慴操觚所云云皆無精魄頗類寐語者讀夷仲文方畏敬之弗暇尚奚敢序之哉雖然不敢無一言也昔者先師黄文獻公嘗有言曰作文之法以羣經爲本根遷固二史爲波瀾本根不蕃則無以造道之原波瀾不廣則無以盡事之變舍此二者而爲文則槁木死灰而已予竊識之不敢忘於是取一經而次第窮之有不得者終夜以思思之不通或至達旦

如此者有年始粗曉大旨然猶不敢以爲是也復聚羣
經於左右循環而溫繹之如此者亦有年始知聖人之
不死其所以代天出治範世扶俗者數千載猶一日也
然猶不敢以爲足也朝夕諷咏之沉潛之益見片言之
間可以包羅數百言者文愈簡而義愈無窮也由是去
讀遷固之書則勢若破竹無留礙矣權衡旣懸而百物
輕重無遁情矣然猶不敢以爲易也稽本末以覈其凡
嚴襃貶以求其斷探幽隱以究其微析章句以辨其體

事固粲然明白而其制作之意亦皦然不誣也由是以定諸子百家之異同若别白黑而絶無難矣及夫物有所觸心有所向則沛然發之於文翩翩乎其萃也裒裒乎其不餒也渢渢乎大無不包小無所遺也嗚呼予以五十年之功僅僅若此今年日逾邁慨兹舊業反成荒落將何以為夷仲言哉夷仲諸作温醇而有典則飄逸而有思致其辭簡古而不龐其神豐腴而不瘠可謂能言之士矣求諸輩行之中未見其敵也進進不已何古

人之不可至哉予因忘其固陋以平日所自得者序諸篇首夷仲宜有取焉雖然文辭道之末也夷仲方與有民社之寄當務爲政以德而昌其道哉

朱葵山文集序 宋濂

文不貴乎能言而貴於不能不言日月之昭然星辰之煒然非故爲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惟聖賢亦然三代之書詩四聖人之易孔

子之春秋曷嘗求其文哉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而形乎言不能不成文爾故四經之文垂百世而無謬天下則而準之自夫斯道不明學者覩聖賢之文而悅其不朽於是始摹倣其語言以爲工而文愈削矣夫天之生此人也則有是道也有是道也則有此文也苟能明道而發乎文則將孰禦乎而能者寡矣斯後世之文所以不逮古也後世之文加之以百言而不知其有餘損其十言而不見其不足以不本於道故爾此非發于不能不

言而強言之弊也聖賢之經其所不言也益以片辭則多矣其所言也删其一言則略矣以其不志于文此文所以卒莫能過也故志於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志于道者能之元之末莆田有朱先生文霆以治經取顯官有政事人皆知之而其所爲文世則鮮知之其孫進士潚近以示余其言醇而理彰于理不合雖强之言不言其所言者未嘗不本諸道惟其志於道而不以文名故言文者失之嗚呼人能因余言以求先生之文庶幾得其所

存先生字原道以泉州路總管致仕其歷官政事見予所撰墓銘故不著

## 白雲藁序 宋濂

劉勰論文有云論説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讃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文檄則春秋爲之根嗚呼爲此説者固知文本乎經而濂猶謂其有未盡焉何也易之彖象有韻者即詩之屬周頌敷陳而不協音者非近于書歟書之禹貢顧

命即序紀之宗禮之檀弓樂記非論説之極精者歟況春秋謹嚴諸經之體又無所不兼之歟錯綜而推則五經各備文之衆法非可以一事而指名也葢蒼然在上者天也天不能言而聖人代之經乃聖人所定實猶天然日月星辰之昭布山川草木之森列莫不繫焉覆焉皆一氣周流而融通之茍欲强索而分配非愚則惑矣夫經之所包廣大如斯世之學文者其可不尊之以為法乎吾友朱先生伯賢以純篤之資而留意于辭章先

秦兩漢以至近代諸文無不周覽用功之久灼見其是非之眞復取近正無疵者聚而爲書蠅頭細字動至數十大册時出而諷咏之已而嘆曰學文不本諸經其猶玩培塿之卑而忽嵩華之高乎乃復致力於經功益倍於前時越數歲胸中浩然若有所得操觚書之凡陰陽盈虛之運民物倫品之理萬彚屈伸之變皆隨事而著源源乎罔知其所窮且其爲體多而不冗簡而有度神氣流動而精魄蒼勁誠可謂粲然藻火之章矣濂之有

志爲文不下于伯賢古今諸文章大家亦多究心及游黄文獻公門公誨之曰學文以六經爲根本遷固二史爲波瀾二史姑遲遲盍先從事于經乎濂取而温繹之不知有寒暑晝夜今已四十春秋矣用心之苦雖與伯賢同而伯賢之所造詣濂固不能窺見其髣髴也然而太上立德其次即立言立言甚非易也自孟子以來致力於是者非不多求其可與經並傳者舂陵周元公一人而已元公之言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

徒飾也況虛車乎是則文者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由其心與道一道與天一故出言無非經也元公豈嘗拘拘學爲文哉濂與伯賢又當共勗之可也伯賢以白雲藳若干卷請余序濂故具論之使知伯賢之文一以經爲本而蹈襲近代以爲美者其尚有所發也哉伯賢名右天台人著書甚多所謂春秋類編三史鉤玄秦漢文衡深衣考邾子世家傳皆別行

樗散雜言序　宋濂

樗散雜言者金華許君存禮所賦之詩也予嘗獲而讀之愛其取法比興有近于古作者謂存禮曰當今之詩予頗得縱覽求其如君者百十之中僅一二見焉非三十年磨濯光精而宣邕靈鯀烏能如芙蕖出水弗霑纖塵有如此者世俗葷腸溺胃饜飫肥醲未必能知君然而至寳不可使埋光而韜采也予當爲君序之以傳已而存禮俾侍史録其全集示予于龍門山中因爲之言曰詩至於三百篇而止爾然其爲體有三經焉有三緯

馬所謂三經者風雅頌也聲樂部分由是而建所爲三緯者賦比興也制作法裁由是而定故周官太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所以聆其音節之詳玩其義理之純養其情性之正詩之爲用其深且大者蓋若此嗚呼學詩者其可不取之以爲法乎學詩者固不可不取之以爲法若夫出品裁之正合物我之公高不過激悲不傷陋則論詩者又可不倚之以爲權度乎夫詩一變而爲楚騷雖其爲體有不同至於緣情

託物以憂戀懇惻之意而寓尊君親上之情猶夫詩也
再變而爲漢魏之什其古固不逮夫騷而能辨而不華
質而不俚亦有古之遺美焉三變而爲晉宋諸詩則去
古漸遠有得有失而非言辭之所能盡也嗚呼三變之
後天下寧復有詩乎非無詩也詩之合于古者鮮也何
以言之大風揚沙天地晝晦雨雹交下萬彙失色不知
孔子所删之者其有若斯否乎組織事實矜悅葩藻僻
澁難知強謂玄秘不知孔子所删之者又有若斯否乎

牛鬼蛇神騁姦眩技龎雜誕幻不可致詰不知孔子所删之者又有若斯否乎如是者殆不可勝數孔子吾徒之所願學者也孔子之所取如彼而後之作者乃如此尚得謂之詩矣乎唐宋諸名家其如此者固不可絶謂無之而不及乎此者抑何其多也今世之以詩鳴者蠭起而泉涌其視唐宋又似有所未逮姑置之勿論間有倡爲江南體者輕儇淺躁殆類閭閻小人驟習雅談而雜以褻語每一見之輒閉目弗之視詩而至于使人弗

之視則其世道之甚下也爲何如哉此予於存禮之詩不覺深爲之喜而繼之以嘆也嗚呼使自一鄉達之于一邑自一邑達之于一州自一州達之于四方咸有如存禮者焉則詩之道庶幾其復古乎予雖不能詩而論詩頗謂有一日之長因愛存禮之作不待請而自爲序之非深于詩學者殆未有以知予意之所存也

剡源集序　宋濂

濂嘗學文於黄文獻公公於宋季辭章之士樂道之而

弗已者惟剡源戴先生爲然濂因日購先生之文絶不能以多致會有詔纂修元史命濂總裁其事事有闕遺者遂以上聞遣使訪于郡國竊以爲先生著作有闗于勝國宜多乃屬使者入鄞徧求之鄞先生鄉國庶幾有得之者曾未幾何有司果以剡源集二十八卷來上濂始獲而盡覽焉因作而曰辭章至于宋季其敝甚久公卿大夫視應用爲急俳諧以爲體偶儷以爲奇靦然自負其名高稍上之則穿鑿經義櫽括聲律孳孳爲譁世

取寵之具又稍上之剽掠前修語録佐以方言累十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奚文之爲又稍上之騁宏博則精麄雜揉而略繩墨慕古奥則刪去語助之辭而不可以句順欲矯弊而其弊尤滋私自念辭章在世如日月之麗乎天雖疾風暴雨動作無時亦不能蔽蝕其精明獨怪夫當時之士奚爲乏一人障其狂瀾邪復念豪傑之士何代云無第區區所見孤陋故鮮能知之非誠然也及覽先生之文新而不刻清而不露如晴巒出雲

姿態橫逸而連翩彿斷如通川縈紆十步九折而無直瀉怒犇之失嗚呼此非近於所謂豪傑之士也哉盖先生七歲即知攻文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内舍生旣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調教授建寧府及遷臨安教授行户部掌故皆不就㑹宋亡爲元執政者薦之起爲信州教授先生年已六十一矣尋遷婺州以疾辭後六年終初先生旣擢第慨宋季辭章之陋即矯然自異久之四方人士爭相師法故至元大德間東南文

章大家皆歸之先生無異辭先生之歿僅六十年已罕
有知其名若字者殊可哀也濂在史局既命彙入儒學
傳中及司業成均復將録其剡源集者歸以示諸人而
先生之鄉有夏君闗來為國子正方與先生之孫資先
謀刻於梓夏君遂以題辭為請且謂知先生之深者唯
黄文獻公公旣不可作予幸無讓於是忘其僭踰而為
序之如此嗚呼豐城之劍荆山之玉總埋没泉壤為已
久神光上貫於霄漢者終弗能掩也其先生之謂乎先

生名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

朱悅道文藳後題　宋濂

右烏傷朱君悅道所為文一卷予讀已愛其理明文順顧謂二三子曰辭章弊久矣挹蠟為葩以逞妖艷非不眩人目睛比之元氣流行千紅萬紫徧發洛陽名園固自弗侔何也生意動蕩與死色之不澤者其可以並論也哉蓋古人之于文以躬行心得者著爲言言有醇疵但繫乎學之淺深爾後世則不然以文學文皆億度想

像而為之知道君子未嘗不一笑擲之也今悅道之文論議必本諸經而翼以濂洛關閩之說旣履康衢矣長安雖遠惡有不至者哉其視顛連榛莽之蹊而虎豹蛇虺縱横交于前者奚啻萬萬悅道非惟見諸空言又思踐履以驗之此尤度越於人人予雖留意於文造道不深而出言多疵深有愧於悅道雖欲痛自懲刷而秋髪繽紛被肩矣惜哉予期悅道甚遠悅道器宇清粹誠足以副予所期他日道明德立而文益昌予當在知言之

列無疑故録與二三子言者題其卷後云

題永新縣令烏繼善文集後　宋濂

世之學者必有師雖百工伎藝之微亦必有以相授然後能造其閫奥況爲文者發造化之祕貫古今之統苟無以管攝而闔闢之則何以盡其變化不測之妙其不傳之於師奚可哉吾鄉修道先生胡公以光明正大之學發於精深嚴簡之文訓迪學子篇章句字皆有法往往從之者多得文之旨趣其所造固有淺深高下之殊

而體裁終不失古四明夢堂噩師雖居浮屠中能久與先生游先生爲文之法實與聞之烏君繼善自幼學文於夢堂凡先生所指授者悉以語烏君故烏君之為文峻潔如明月珠起伏如春江濤因語二三子曰必如烏君然後可以言文也若無師授其可易致是哉予嘗譬之有美錦焉使朝市縫人製之則能中度而適體委於巖穴之粗工則左低而右昂上侈而下歛錦固錦矣其如不合何文之無師授者亦若斯而已予老且多病文

字一切謝去不作縱有一二多仰手於人獨喜烏君之文親題而後歸之嗚呼子生也雖居先生之鄉而不能傳先生之學其于烏君文豈能無慊於中哉烏君名斯道繼善字也明之慈溪人甞知化之石龍縣令調吉之永新其爲人溫然如玉蓋與相稱云

## 書鄭子美文集序　王褘

鄭子美先生所為文予十年前嘗得其漢唐諸論頗病其辭不皆精純而其體制往往或戾于法度心未之好

也今年秋復獲其師山集盡讀之觀其操議持論務辨道理談名義葢汲汲焉以扶植世教自見心嘆服之於是乃愧向之知先生之不能深也雖然以文求先生非知先生者欲論先生者當自其平生大節而觀之初先生隱居於鄉教人接物一體於名義至正中宰臣以名聞詔拜翰林待制兼有上尊名幣之賜先生疾當世方奔競成習將有以抑之則抗疏控辭其言曰臣聞學之淺深他人不能知臣實自知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豈

敢貪冐恩榮以自欺其心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不受名與器祖宗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賢者共之者陛下不得私與人臣不敢不辭疏聞朝廷不之强也居無何而干戈起嶶城陷馬城守者將要致之使為用先生厲色拒之曰吾豈事二姓者耶因被拘囚郡中詘辱者久而忠不少變親戚朋友携具餉之則從容為之盡歡且告以必死狀其妻使語之曰君茍死吾其相從地下矣先生謂曰若果從吾死吾

其無憾矣乎明日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卒嗚呼先生於出處死生之際其大節表表如此則世之以文求先生者豈足以盡先生乎況求之以文者不觀其所以自見而徒狥夫言辭之末其尤淺知先生矣唐司空表聖韓致元所為辭章凡近纖靡無足多者而其處進退存亡能不失其正節義所在君子蓋深許之其所為不朽者宜在彼而不在此也予懼夫人讀先生之文者如予向者之所病故竊志之以為告世世有知言者其必謂予

能知人也哉先生名玉字子美徽州人

潛谿後集序　趙汸

潛谿前集凡十卷冠以陳公衆仲序文浦陽義塾既刻而傳之後集筆藳日新而卷帙未有終也宋公以書來俾汸序其意顧久病廢學閱歲無以復命又念與公相知有自蓋嘗徧觀前集而惜乎陳公有未及盡是者然則後集固不可無序汸既不敢讓知其又奚辭迺為序曰修辭以為文非古也其起於漢之西京乎太史公傳

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襃之屬以善屬文見知人主然皆不得列於儒林而孔子弟子别為傳謂辭章為文而不本於經葢昉於此至唐韓子宋歐陽公曾子固相繼而出始考諸經以立言其器識之大學問之博志節之固又足振而興之文辭之用於是為貴雖子朱子纘周程之緒猶且誦法表章而不敢忽焉葉正則顯於東南當道學復明之世刻意脩辭不踐故迹而乖離侵畔自窒其源其視韓歐特起於千載之下而知

所宗尚者為何如也是以君子尚論浙東先達必以東萊呂公為歸豈非以其博而知要能自得師雖擬諸孔門游夏之倫而無愧也乎若夫辭達理明不徼繞於陳言而固與之合則百餘年間莫善於侍講黄公者矣景濂父生呂公之鄉而久游於黄公之門其學以經為師而尤長於周禮其出入百家鉤深索隱蓋將以自致也而不但資以為文其於為文直以才高思敏舒之斂之無適不宜而未嘗有意於為作當其發憤擇術直詆辭

章為淫言詭藻為宿穢期於剗削刊落以徑趨乎道德之塗而於呂公尤惓惓咏思歎慕若不能自已於言者則其於輕重之類得失之幾察之明矣別集之行豈徒欲以文辭名世者哉蓋汸所知於景濂父者如此若夫陳公謂為文必傳諸師而後可者景濂父旣不以自多而汸又不足以言之顧嘗聞之袁公伯長嘗問於先師虞公伯生曰為文當何如虞公曰子浙人也子欲知為文當問諸浙中庖者子川人也何足以知之袁公曰庖

者何用知文乎虞公曰川人之為庖也粗塊而大臠濃醯而厚醬非不果然屬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湆齊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泠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介之珍不易其性故予謂為文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袁公蓋矍然稱善也自虞公為是言學者竊論以為非黃公之文不足以當之衆仲嘗學於虞公而景濂父黃公之徒也二公之所指授信乎有異於他門

者哉善觀斯集者則得之矣

鄭士亨東游集序 劉基

予始與豫章鄭士亨遇於杭察其人玩其文遂與為忘年交日相過談文章劇晝夜如不及有所得意各相為慶慰呼酒共飲至辨近世之為文非達官貴人及善諛不諧於時士亨不能諛又不仕故不敢以文示於人而自以為賢于博弈書而藏之或獲傳於後世則亦可以懲創感發不為無益而不悖乎古聖賢之意雖不望其

必傳而亦未嘗不欲其傳也其年冬十月有牛諒者見鄭子之文大喜率其友閭正集而刻之於梓求予為序予甚異之夫縣黎之處璞中雖不自售而不能閟其璟謂卞和之不恒有可也而謂世之無卞和也可乎哉余嘗謂鄭子之文獨予識之而不意復有二子彼二子者好為文則不取諸時人之所趨而獨慕於居下位之鄭子何耶予既喜鄭子之文獲傳於世而又喜有二子能識世人之所不識而自拔於流俗以為之傳也於是乎

序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四五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衔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江晋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四

餘姚黃宗羲編

序二十五

文集

說齋先生文粹序　林伯衡

宋自濂溪周子河南程子倡明性理號為道學遞相傳授至乾道淳熙間紫陽朱子廣漢張子東萊呂子鼎立於一時而東南學者翕然宗之說齋唐公出乎其時又

與呂子同居於婺而獨尚經制之學眞可謂特起者矣而豈立異哉尚論道統由周程等而上之至孔孟由孔孟等而上之至三王又等而上之至五帝經制者三王五帝之治迹也聞之曰治本於道道本於心得其心與道而後其治可得而言則經制性理固自相為表裏者也茍從事性理而經制弗講焉不幾於有體而無用乎公之尚之也有不能已者矣立異云乎哉公與其父侍御史堯封其兄饒州教授仲温樂平主簿仲義皆紹興

名進士家庭之間自相師友不惟史學絶精而尤邃於諸經自謂不專主一説不務為茍同隱之於心稽之於聖人合者取之疑者闕之又謂三代治法悉載於經灼可見諸行事後世以空言視之所以治不如古此其志為何如哉天文地理王覇兵農禮樂刑政度數郊廟學校井野畿疆莫不窮探力索於遺編之中而會通其故不啻若身親見之上下古今和齊斟酌之以綜世變精粗本末兼該並舉其所造又何如哉使得志而大行焉

舉帝王之大經大法於千載之後輔成一王之治俾天下之人復覩唐虞三代之盛夫何難之有然天性廉直利不能回勢不能撓忤物既多謗讟攸歸仕未通顯而遽自引退其欲發之事業者僅推而托之論述此君子之所以追恨而深惜者也所著書六經解百五十卷九經發題經史難答孝經解愚書各一卷諸史精義百卷帝王經世圖譜十卷乾道秘府羣書新録八十三卷天文地理詳辨各二卷故事備要詞科雜録各四卷陸宣

公奏議詳解十卷說齋文集四十卷今去公垂二百年
洊更兵燹行乎世者惟經世圖譜諸史精義在其他傳
者蓋亦無幾矣揚雄有言存則人亡則書欲求公於公
之書而其書又如此不愈大可惜哉諸孫懷敬為是極
力搜訪得文集焉觀士介所為序乃重刋本也以發題
愚書足四十卷之數且駢儷之什應用之作居多然則
亦非彚次之舊矣欲採擇為文粹嘉惠承學則又懼以
寡聞淺見而輙去取犯不韙之罪伯衡曰梁昭明太子

統嘗以一人之見去取秦漢至本朝數千百年諸家之作為文選矣宋姚鉉嘗以一人之見去取唐三百年諸家之作為文粹矣他若文鑑之類未易枚舉至於昌黎之文自謂約六經之旨孰得去取之而公嘗掇取二十六篇為韓子今是舉也猶是意也奚為而不可使是集出則公之學術庶亦粗足表見後公而作者有志於學而無從見其書一旦得而見之豈不深可籍而若獲拱璧哉於是懷敬採擇論議記序書銘奏議雜著職策一

百五十四首釐爲十卷其發題惡書則置於前詞科仍列於後合十五卷不鄙以序見屬伯衡晚陋何足以知公竊嘉懷敬不墜其家學喜承學之士得有所考故不辭而書之且以見公特起流俗之中絶學之後所蘊之精微所造之高妙不盡在是猶愈於槩乎無徵云爾

潔庵集序 蘇伯衡

潔庵集詩文若干首平陽孔子升先生之所作門人同邑林與直敬伯之所彚次也敬伯以告余曰先生志於

立德者也立功且非其志而況於言乎然而先生由進士科出身雖不蘄以文辭行世而求文辭者則固以先生為首矣則先生雖欲不述作烏得而不述作嘗聞諸先生文章非應用應用非文章此至論也凡吾之所作第應用云爾吾敢自謂文哉以故先生雖為文未嘗留槀子弟門人間私録之亦不多也先生旣棄世其子綿屬與直類粹為八卷附以詩四卷因先生自號題曰潔庵集一二同志將鏤版以永其傳敢請為之序余取而

讀之理到矣氣昌矣意精矣辭達矣典則而嚴謹溫純而整峻該洽而非綴緝明白而非淺近不粉飾而華彩不鍜鍊而光輝古之有德必有言者蓋如此尚論文章何以加諸至於詩則近於性情而不窘於町畦有優游咏嘆之思風雅騷些之遺而先生自視欿然何哉豈不以世之為文者於學無所聞於道無所得險澁其語以為奇僻怪其字以為古隱晦其意以為深突兀其體以為高而流俗之所尚也先生則不出乎是自意不足以

追世好而云然也哉嗟乎文辭之陋未有甚於彼者也曾謂先生而為之乎人固有㕁菽粟而進蜆蛤者亦有舍布帛而取罽毯者茍弗貴先生之文而惟流俗之所謂文是貴則與是何以異乎夫蜆蛤可適口而不可療饑罽毯可悦目而不可禦寒養生則又以菽粟而不以蜆蛤也卒歲則必以布帛而不以罽毯也先生之文布帛也菽粟也世之所不可無人亦不得而弗之貴者也敬伯惓惓於其遺藳可謂知所貴者矣然則先生之有

敬伯不猶揚子雲之有侯芭也歟先生世系爵里行業詳見墓碑此不重出

劉樗園先生文集序　方孝孺

學術視教化為盛衰文章學術相表裏豪傑之士固不待教化而後知也然先王所以孜孜焉先之而不敢忽者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生而有聞明吾教於天下使過者抑而就中不及者企而求至德旣一則萬事治矣當周盛時微而閭巷之人遠而雇乎遐方絕域肆口所

成皆合乎仁義之旨及其已久而裒著書之士以千百計雖不能皆概乎道而宏博深玄咸有所自得譬諸黍稷稻粱雖為味不同而皆可以醉飽未嘗假剽竊襲浮談虛言如後世文士之為也自周以來教化詳明得先王之意者莫如宋故宋之學術最為近古大儒碩生既皆深明乎道德性命之理遠追孔孟之迹而與之為徒其他以文辭馳於時者亦皆根據六藝理精而旨遠氣盛而說詳各有所承傳而不肯妄相沿踵蓋教化使然

也有元百年之間宋之遺政銷滅殆盡士之能言者不為不多辭采音節不為不工及觀其所至不過攘取舊說以為言求其學術之所自得豈惟不及宋之名世者哉凡生於其時及見宋之遺風者自以為不可及也寧海在宋時為詩書文物之邑去南渡國都為近故士之顯聞於世者甚衆宋之衰也兵刑不振而教化猶存取士之法稍弊而風俗不壞故其文章雖不能不降於盛時而學術之醇終不能甚愧於古樗園劉先生少游錢

塘學於宋太學與名士大夫交斯時違乾道淳熈諸大儒猶未遠文獻之傳㳘有可徵是以先生之學淵博崇高得聖賢之大要其為文章樸茂質實不為異常絶俗之談而紆徐衍肆必達其意而後止索之而愈深味之而愈長其視葩藻無實可喜之辭㒀乎其不侔也先生所尊善者惟同邑閭風舒公景薛南山陳先生壽所交而敬者則剡源戴公師初鄞袁公伯長袁公後仕元為顯官名稱海内戴公文亦傳於時閭風南山與先生皆

自謂宋遺人不屑仕故文行雖高而不大彰著於世傳而知之者惟邑人而已今相去五六十年故老淪喪知先生之名者日以寡矣使又歷數世豈復有知斯文之可貴者乎夫學術如先生而不傳後死者之責也故擇其尤善者決為若干卷且推其所自而備著之使知先生自得之深非近代能言者所及也先生諱莊孫字正仲樗園其號所著有周禮輯傳易說今不傳

## 張彥輝文集序 方孝孺

昔稱文章與政相通舉其槩而言耳要而求之實與其人類戰國以下自其著者言之莊周為人有壺觀天地囊括萬物之態故其文宏博而放肆飄飄然若雲遊龍騫不可方物荀卿恭敬好禮故其文敦厚而嚴正如大儒老師衣冠偉然揖讓進退俱有法度韓非李斯峭刻酷虐故其文繳繞深切排搏糾纏比辭聯類如法吏議獄務盡其意使人無所措手司馬遷豪邁不覊寛大易直故其文崒乎如恒華浩乎如江河曲盡周密如家人父

子語不尚藻飾而終不可學司馬相如有俠客美丈夫之容故其文綺曼姱都如清歌繞梁中節可聽賈誼少年意氣慷慨思建事功而不得遂故其文深篤有謀悲壯矯訐揚雄齪齪自信木訥少風節故其文拘束懿愿摸擬窺竊蹇澁不暢用心雖勞而去道實遠下此魏晉至隋流麗淫靡浮急促數殆欲無文惟陶元亮以冲曠天然之質發自肺腑不為雕刻其道意也達其狀物也藪稍為近古韓退之起中唐始大振之退之俊傑善辨

說故其文開陽闔陰奇絶變化震動如雷霆淡泊如韶濩卓矣為一家言其同時則有柳子厚李元賔李習之之流子厚為人精緻警敏習之志大識遠元賔激烈善持論故其文皆類之五代之弊甚於魏隋之間宋興至歐陽永叔蘇子瞻王介甫曾子固而文始備永叔厚重淵深故其文委曲平和不為嶄絶詭怪之狀而穆穆有餘韻子瞻魁梧宏博氣高力雄故其文常驚絶一世不為婉昵細語介甫狹中少容簡黙有裁制故其文能以

約勝子固儼爾儒者故其文粹白純正出入禮樂法度中南渡以後眞希元魏華甫以典章文物為文陳同甫以縱横之學為文其他各以其文顯者甚衆至於末流而文又弊矣元興以文自名者相望於百年之間為世所稱者曰姚寛甫虞伯生黄晉卿歐陽原功寛甫敦龎有威儀左右佩玉故其文沉欝而隆厚伯生岐嶷絶人談故事遺法竟日不竭故其文敷贍無涯不可準則晉卿謹慎有禮故其文守局遵度考據切當不放而窘原

功博學多識故其文繁多而不廹至於今則潛溪先生出馬先生以誠篤和毅之質宏奥玄深之識發而為文原功稱其如淮陰將兵百萬百戰百勝志不少懾如列子御風翩然騫舉不露塵土用鳴一代之盛追古作者與之齊近代不足擬也由此觀之自古至今文之不同類乎人者豈不然乎雖然不同者辭也不可不同者道也譬之金石絲竹不同也有聲則同江河淮海不同也蓄水則同日月星火不同也能明則同人之文不同者

猶其形也不可不同天下之道根於心者一也故立言而衆者文之隷也明其道不求異者道之域也人之為文豈故爲爾不同哉其形人人殊聲音笑貌人人殊其言固不得而强同也而亦不必一拘乎同也道明則止耳然而道不易明也文至者道未必至也此文之所以爲難也嗚呼道與文俱至者其惟聖賢乎聖人之文著於諸經道之所由傳也賢者之文盛於伊洛所以明斯道也而其文未嘗相同其道未嘗不同即其道而求於

文者善學文者也襲其辭而忘道者不足與論也然斯豈易易哉世有自謂不師其辭者則剽生抉怪雜取艱深之辭敷錯成文以飾其鄙陋之意至於不可句讀使人誦之而不曉其意以為文故如是或者懲其病則施慢不思輯陳蹈故混不加修甚則取里談巷語猥褻嘲笑之辭書之編簡以為明道文與道割裂為二互相詆訾又或見其然遂放言而攻之以為古之道不可釋以今之文今之文不當學古之辭三者雖異而俱失之不

師古非文也而師其辭又非也可以為文者其惟學古之道乎道明則氣昌氣昌文自至矣文自至者所謂類其人而不悖乎道者也其人高下不同而文亦隨之不可强也嘗執此說竊觀天下之文為三者之歸者多矣而無愧於古者亦有矣往居京師從潛溪先生學得句曲張君彦輝之文而覽焉其語踈爽類陶元亮善持論類李元賓意其人必雅飭和易君子人也雖未嘗見而存乎懐今年幸而見之與昔之所意果合且得見其文

之全其辭不泥乎古務自已出而無艱深俚陋之病往往本乎聖賢之道蓋庶乎斯文也已苟精而不倦於今之人又何難乎此某所以不能無感而言也雖然文之道大矣某也何足以知之哉

遜志齋文集序　林右

流而不可止者勢也習而不可變者俗也與勢俱往與俗同波者衆人也知勢俗之所趨而能確然以聖賢自守不浸淫於其中者君子也非惟不為勢俗之所浸淫

而吾一言一行之所達天下之勢皆隨以定天下之俗皆隨以化譬若烈風震雷鼓撼上下無大不摧無幽不及雖有强梗不撓亦妥焉委靡於其下此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當周之末孔子之徒已沒楊墨之說盛行於天下孟子慨然於布衣中修明仁義之道而楊墨之說以廢孟子以來更歷秦漢旣遭坑焚之禍天下學者不見全經而佛老之徒倡為私說鼓舞天下天下之人皆相與師而尊之曰此當今之聖人也使三綱淪而九法

數其害有甚於楊墨者雖以韓文公之雄才竟不能為天下變至宋程朱諸子者出一掃陋習頓回天下於大道之中天下之人皤然而改曰吾道固在是也然後老佛之說為無用嗚呼當其肆為邪說乘吾道之無人戕賊其間根蟠枝散固植人心漫不可拔天不生程朱於天下則天下之人終日眛眛如瞽者之宵行何由睹青天而見白日也哉故曰能定天下之勢化天下之俗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也有如雲之舟方能適無涯之海

有烏獲之力方能負千鈞之重有天下之才方能剖天下之事才不足於天下而欲剖天下之事猶乘小舟以適海驅孱夫以負重不待識者皆知其不可也是故不患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化惟患我無蓋天下之學耳彼郭林宗王導之徒屑屑衣冠之間猶能使天下之人效之況吾佩服聖賢之學而謂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吾化哉惜乎當今之學者則異於是況聞前朝之故習竊成說為文辭雜老佛為博學志氣

汙下議論卑淺齪齪然無復有大人君子之態吾友方君希直奮然而起曰是豈足以為學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為學賊其身者也發言持論一本於至理合乎天道自程朱以來未始見也天下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而從之嗚呼豈非豪傑之所用心哉常士世生豪傑之士不多見而於吾希直見之又豈非吾之願也哉希直之文吾評之矣譬若春氣方至津液之色充滿廣宇飛潛動植

之物各有生意天下之人莫不信之此特其一事耳要其大者不在此也雖然文所以達志也不觀其文何以知其志之所存余故又序其文云

操縵稿序　林右

吾台郡雖僻處海隅而文學之士往往與上國等歷唐宋來名登史氏者弗論姑以吾同輩視之如方希直郭士淵王修德者森然出為世雄文章播流於人人異時潛溪太史公見方君之文歎曰眞奇才也遂留左右不

忍其舍去繼見王郭二君之文喟然言曰吾道台矣公以身任斯文之重天下所則也譬衡之於物豈偏於三君子哉要其實之所形言有不覺而至也余因公言取三君子之文觀之方之文如春氣方至津液之色充滿廣宇飛潛動植各有生意郭之文如蒼鶻摩空飛縱東西初無定適而俊逸之氣自為人所畏王之文如月墮澄江上下一色淨絕垢氛清明之氣可掬也由是往來三君子不以吾爲不可語嘗手書其文以遺余余置諸

座右將欲焦心盡氣追步其蹤日不可得而思之未嘗不自慊於懷今年王君過鍾離會予客舍出其文使余評之吾知其爲戲也雖然間嘗聞之物有五色五色之變不可勝窮也物有五味五味之變不可勝盡也色味在物其變在人人之才智不同物各隨其人而變此所以無窮盡也文章之在天地亦猶是也其大經大法本於聖人其淺深精粗高下輕重則各隨乎其人故自古以來歴代雖遠作者雖衆然體制迭異意氣代殊譬如

人也均有其面而面面之貌不同非各極其變之所在歟由是而觀則知守色味而不變者非善文者也修德之為文不詭不隨惟正是守不泥不專惟義是宜此其文有過於人者其亦可謂善變矣乎雖然吾聞古之君子變已非難使天下皆有所變為難文自前代以降千人一律如刻符信讀之厭矣則變而通者有不在修德與諸君子哉

靜學齋文集序　林右

天之與人富貴名壽皆不甚惜至於文章則甚惜之何也一代之興位列上公土封大國名滿天下而年至上壽者不可指數而文章之士不過三數人三數人之中能使天下後世寶其文而傳之者無幾人以天下之大能者又不過三數人以萬世之遠而傳之者又不過幾人非天所甚惜乎不然何生於世若是其寥寥也嗚呼吾知之矣文章之士探造化之原窮聖人之理究古今人事之得失推有於無生無於有世之顯者可使之沒

世之沉淪者可使之顯馳騁所至雖英雄不可得而議鬼神不可得而知浩浩乎與天地爭功能蓋天地非聚夫至精至純之氣不足以生斯人於世雖欲不惜之而不可得也生之也難故惜之也甚至生之於世也少理數然也今夫生數百萬於天下者何損天地之氣而天地之氣必因文人而泄將欲不惜之可乎世之能文章之士不知天所甚惜之意一處草莽則呼號於人見夫豪官勢人甘於奔走不暇殊不思彼可尊我可賤也天

何生彼之多生我之少則我尊於彼也多矣雖在饑寒之間猶為可貴而乃為彼屈抑何不自惜之甚哉余觀古今文人其不屈者鮮矣雖韓文公之賢猶不免乎此吾未嘗不為之太息也陳君原采之文其嚴重也如大儒之執禮周旋必中矩度其和通也如巧夫呈技斂散反覆機括轉移之間初非在已者求之於世如原采者無幾人原采嘗言趙孟之貴非吾所願陶朱之富非吾所慕使吾文如古聖賢是吾心也其氣節庚庚不為埶

家所屈疾風破屋斂衾而坐誦猶不止原采豈無心哉
蓋天所以與吾者甚重而吾不得不自重也然所以自
重者非恃吾所有以驕慢人世乃所以重乎天也昔傅
欽之欲見陳后山知后山之貧懷金往見一談之頃金
竟不敢出甚矣欽之知人后山之能自處其身也故公
誦后山之文不㠯原采其后山乎何陳氏之多賢也於
乎世習日下士不以文章自重皆挾之以為取富貴之
資而已爾得如原采者而友之豈非吾之願哉故叙其

文以見其可重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周僉憲文集序 解縉

永樂庚寅春予自交廣入朝道經虎頭城下雲南僉憲周君彦奇奉表行在驛舟夜呼相見歡甚出其文一編示予詰朝別去自贛至吉五百餘里晝夜觀之忘寢與食鄉山在望不暇應接忽然舟泊文江之滸至家而尚在手賓客皆傳觀之共嘆君之仕日顯而文與之俱進也蓋君生名家自少敏穎為學官宣城宣城固名郡君

不以為人師自大也來試禁中問五經百史時務如古所謂宏詞科一揮萬言十解更端辭義俱偉廷中莫不歎服尋除國博不拜擢刑科給事中日與三司豪辨昌言力爭百辟皆靡遂超擢今官當方面之寄而奠中外之交勲舊宿將相與共事較之他方面實為難能也人有日不暇給者而君乃從容於文章若是其富也非不恃其敏而益勤乎及今又得其全而觀之蓋其所經歷山川之雄又以煦而發之矣慨予平生所履與君有小

異者嘗登華岳窮河源而觀於周秦兩漢唐宋之經營也有以豁其氣焉不若君之所歴者逺且大也君之示予甚幸焉然昔者孔子惟南至楚西至於河予與君之所歴有聖人之所未嘗覩也聖人之文存者可見議論有易大傳叙事有春秋其荅問言行有論語是豈有待於外哉豈有待於外哉

西游集後序　解縉

余友康君以寧吉之永新人洪武甲子舉進士為太平

府推官謫居橫浦二十餘年每歲集其迎送序述悲喜離合與玩物適情之作皆在焉以較其今昔學問所進與交朋往來歲時事物之代謝可以備閒居之覽而非有所刻削以求工以誇多而鬭靡狥外而為人也前序范君仲綸作稱廬陵文章自歐陽後世有傳續其論當矣特未知吾廬陵詩人之源流也始自周末有避者九人隱於玉笥多為四言詩刻之石間郡人往往效之而廬陵之四言詩始盛漢封安成王長沙王而淮南王賔

客多往來荒祠古塜鑱文俱存至晉許遜郭璞殷仲立皆遊廬陵而五七言復盛至唐杜審言為吉州司戶始大興詩學廬陵之律詩尤盛吉詩人堂之作由是也南唐劉洞夏寶松擅其家宋盛時彭應求一作元忠稱南國詩人江西詩派葛敏脩擅其雄諸體備矣至元初而范德機授學於楊學瑞學瑞之子又從師德機即邵菴虞公所謂得范公之骨而廬陵之為歌行者大盛不可悉數若永新吾得一人焉曰萃樂吳先生以寧鄉先輩

也宜其所得者有緒故不求工而自工歟康君未老幸而所作當益富他日歸鄉拜詩人堂而重論焉屈伸榮辱進退萬變而性情之樂易如一日雷電風雨晦㝠萬變而日月之光景常新也康君其必有以惠教我乎

## 省愆集序　黄淮

太宗文皇帝涖祚之初誕興文治規致太平慎簡儒臣設内閣以處之俾職論思典内外制參預機要而臣淮猥以末學忝與列焉永樂己丑車駕廵狩北京今上皇

帝居春宫監國臣淮偕二三輔臣承朝命俾侍左右癸巳再廵狩亦如之受命兢惕不遑夙夜誓竭駑鈍圖惟報稱然而質素愚戇以故處事乖方有不副上意旨者明年秋逮詣北京自分當被顯辟乃復蒙恩矜恤俱寘之獄俾自省過一何幸也在獄踰十年懲艾之餘他無所事凡觸於目而感於心者一皆形於詩甲辰秋伏遇今上皇帝即位覃恩肆赦臣淮獲全喘息復從諸大夫後退食之暇細繹腹藁得詩賦詞曲合若干篇彚次成

帙名之曰省愆集志不忘也嗚呼先儒論詩以為窮而後工近古以來若李白杜甫柳子厚劉禹錫諸名公其述作皆感于困頓欝抑之餘至今膾炙人口淮也才不逮古人處困日久而囹圄禁且嚴目不覩編簡手不親筆札口不接賓客之談舊學日益耗落氣愈昏而趣愈卑志愈窮而辭愈拙深可愧也然而篇什所載或追想平日見聞以鋪張朝廷威美或懷恩戀闕以致願報之私或顧望咨嗟以興庭闈之念至於逢時遇景遣興怡

神一皆出於至情蓋亦不可廢也是用藏之巾笥以貽子孫俾覽者知予處困之大畧工拙云乎哉

東園先生文集序　吳溥

有儒一生禮度甚閑挾書一冊貽予招鶴亭下置之几上再拜而請曰某東園先生之子也家君之文無慮數千百篇家君不自愛重稿多為人持去散而僅存此冊蓋千百之十一耳今將鋟梓願為序以永其傳予曰文之傳也係乎人不係乎叙先生之文豈待叙而傳者哉

且文之有叙所以叙作者之意也若予之愚蒙膚淺何足以窺先生之意而敢叙其文乎辭不獲開卷讀之未竟數篇即斂衽而嘆曰先生之文甚類老泉吾知之矣其氣昌其思深其詞正而不阿其辨博而不雜老泉而下莫之能及也既而自疑其言之妄以為老泉特西蜀一布衣耳晚年受薦得一官止於主簿而吾先生少擢高科入翰林為法從歷官大司徒其出處顯晦不同若是而其文又無一句一字相襲者擬之得非其倫乎既

而讀之旣思旬月乃釋然而悟曰是宜其同也其不妄也老泉少不好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數年而後下筆為文吾先生初入翰林即歸卧屏山讀書二十餘年其養之也久故其志也慤其積之也厚故其發也遲其見之也眞故其取也精聲實本末一無不同而何以顯晦疑為哉然而微有不同者老泉取韋布而所論皆朝廷之事先生服大僚而所作多山林之文其意有不可曉者豈所謂處江湖則憂其君在朝廷則憂其民易地

皆然歟是固無害其為同也昔者老泉以文謁張益州益州許其似司馬子長又以謁歐陽文忠公文忠許其似荀子夫荀子古之大儒子長古之良史後世之所仰望而不可及者老泉以布衣謁名公卿得如是之稱不為卑矣而老泉當時當之不為深喜今某為先生門下士而妄稱先生之文類老泉烏能得先生之喜哉老泉曰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某樂先生之善者也非為諂以求悦者也是故始終以老泉

為言書諸末簡以授於其

書居士外集序　鄒緝

予少時客遊新淦新淦之仁和有李繼武者敬士而好文尤好畜古文奇書聞人有異書世所貴重者不計其貲之多寡輒重購之嘗得故禮部侍郎曾魯得之所校歐陽公居士內外集知以為奇寶而藏之予嘗借得其外集蓋板本大字上下邊幅最高濶曾公皆手自校讐中間頗多缺板又手自補完曾氏家多古書所校諸本

有吉本家本刊本諸集辨其同異及其改易增損皆朱書小字於其上下旁邊字極謹細常滿其邊幅以為其用心何其若是之密也非積日累月之勤何能至是哉是時曾公没已久而其子坐事見籍官散鬻其書故繼武購得之予甚惜曾公用心之勤而其子孫不能保而全之為可恨又以外集之文罕有傳者其所考異尤為難得因取而備録之惟所校居士集五十卷洪武初永豐縣令蔡玘已為之鏤板而建寧書坊又為之傳刻則

此外集亦當與之並行也其後予官太學居京師以李氏所藏本不可復見深加愛惜吏部侍郎練公子寧好古君子也見之而喜因借以去久未之取會子寧遭事死其集遂亡焉予又為之往來惋惜不已也李後復姓胡出為松江華亭丞集藏於家有子患風狂疾其存亡不可知李今又已没則其集之流落散亡也必矣豈不重可慨念哉此本予永樂九年借義門鄭氏本所録蓋此已得居士集故復録此以為全集所寫雖未能精善

又非有曾氏之考異然自謂鄒氏家竒書又後五年予再自北京扈從還京師入見皇太子獲賜歐陽文忠公大全集一百五十七卷裝繕整齊蓋尤為至寶之物既珍襲而祕藏之以此録本既得之不易因備述予平生愛慕歐文之心與前後得失之故而并予之所感者係焉

抑菴文集序　蕭鎡

太宗皇帝臨天下首選進士二十八人入翰林為庶吉

士使盡讀中秘書為文章必欲其上追古之作者厚其既稟而責其成當是時凡在選者莫不奮勵磨濯爭先恐後而表然特出於衆者不過三數人泰和王先生其一也宣德初二十八人顯者無幾獨先生與永豐曾公臨川王公偕拜詹事府少詹事於時三公之文章內而京邑外而遠方不獨縉紳士雖庸人小子往往傳誦之而三詹事之名隱然擅天下既而曾公先物故正統中先生與臨川王公先後由館閣出任列卿其位益尊其

文益重於是當時稱二王者無間言焉無何臨川王公又物故景泰以來獨步當世先生一人而已方諸公讀書時太宗屢閱試之謂曰文章稱韓歐輩彼豈天成耶若曹但力學患今無韓歐輩耶蓋先生資性敏絶過人而又蒙上之作養充之以問學自六經子史百氏之言横竪鈎貫靡不為已有故其為文章浩乎沛然不必勞心苦思而千數百言下筆立就其汗漫演迤若大河長川沿洄曲折頃刻之間輸寫萬狀畧無凝滯之意其闗

肆高古如連峯疊嶂層聳間出秀氣之發上薄霄漢不見刻削之態蓋其體之鉅故其聲之震也洪其蓄之深故其流之及也遠所以成一家言而為當世所推重豈偶然哉於是其子翰林檢討希稷彚次之為若干卷屬予序夫韓退之文李漢序之歐陽公文陳師道序之皆見誚於當世今先生之文而谿為序得無陳李類耶雖然陳李之序因韓歐而傳則谿為序未必非幸也故序而不辭先生名直字行儉别號抑菴清忠大節巋然當

朝老成人今任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年七十有四云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四